

的经济制裁。如果说这些制裁至今还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取消索尔兹伯里的非法政权，以便南罗得西亚在多数人统治下获得解放——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实行制裁中葡萄牙和南非没有合作。至于丹麦，它严格地执行了安全理事会的强制性决定。我们必须坚持：所有其他会员国都应当同样履行宪章和安全理事会的这些决定所规定的义务。

157. 毫无疑问，达成南部非洲问题的一项持久解决办法，关键就在于南非共和国，在那里，可恨的种族隔离制度仍然盛行。丹麦谴责这种卑劣的种族政策。大家可以通过我们在大会上的各次投票情况和发言了解我国的立场。细节就不说了，我要声明的是：我国的政策一如既往，我们认为，我们大家应当牢记的不只是所涉及的政治上的危险，而且是根本的道义问题。

158. 丹麦政府非常重视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工作。就新德里第二届会议的充分准备而论，会议的成果没有达到人们正当的期望。不过，对新德里的反复磋商，预言最终的结局如何，现在还时为过早。会上达成了一致的决议，这些决议使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状况在若干年内肯定会有改善。

159. 大家明确承认，各发展中国家需要有一种普遍的优惠关税制，这是新德里会议的重大成就。把这种承认变为一种适当的方案，可能要花费一些时间，不过我相信，这仅仅是个时间问题罢了。

160. 新德里会议的另外一个重大成就，就是拥有市场经济的发达国家，赞成把本国的发展援助指标定为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一。丹麦政府正在积极考虑如何达到这个新的指标。

161. 我们对联合国在发展援助活动中所起的作用是信任的。这反映在下列事实上：我国援外总额的百分之五十是通过联合国及其各专门机构的渠道提供的。我愉快地宣布，丹麦政府决定把我国对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两个组成部分的全部认款，从一九六八年的一千零四十万美元提高到明年的一千五百六十万美元，也就是说，增加百分之五十。我国政府也抱着荷兰外交大臣所表示的那个希望，即从绝对数字来说是最大捐助国的美国将不会削减它的捐助。

162. 在联合国宪章的序言中，我们都重申了我们对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男女平等权利以及大小国平等权利的信念。我们已强调了我们的愿望：彼此以善邻之道和睦相处。放眼今日世界，可以看出，我们离实现这些崇高的目标还多么遥远。我们亲眼见到人权、人类尊严、和国家权利受到侵犯。我们看到战争正在带来忧患。但愿联合国成为这样一个地方，在这里我们共聚一堂，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要在宪章的各项崇高原则的指引下工作进行，以便人类可以满怀信心地展望未来。

下午一时二十五分散会

第一六八六次会议

一九六八年十月八日星期二下午三时纽约

主席：埃米略·阿雷纳莱斯先生
(危地马拉)

议程项目 9

一般性辩论(续)

1. 塞科·加西亚先生(乌拉圭)：首先，我愿对危地马拉外长阿雷纳莱斯博士受之无愧地当选为主席

表示祝贺。他的才智与经验使我们大家可以预料他将卓越地处理我们的事务。我们更加高兴的是，他不仅代表拉丁美洲，而且还代表一个与我国相距虽远、但通过兄弟和朋友之情的牢固纽带与我国联结在一起的国家。

2. 我们也愿对前任主席、罗马尼亚外长科尔内留·曼内斯库先生在大会进程中所表现的机敏与效率表示赞赏。他代表一个在政治哲学上与我国分离的国

家，但古老的、共同的拉丁民族传统却同样使我们紧密相连。

3. 此外，我们向现已成为这个国际组织一员的斯威士兰表示欢迎，并确信它将在真正团结世界人民和消灭任何地方存在的殖民主义方面发挥有效的作用。

4. 我将说得简短些。乌拉圭在国际事务中一贯奉行的政策，已为大会所周知，我没有什么可补充的。各种令人鼓舞或令人失望的事件，不论促进还是延宕我们如此珍视的原则的实施，都只能更加坚定我们对这些原则的信念。

5. 我们高兴地看到，在国际法方面已有了尽管是缓慢而困难的、但却是稳步的进展。它可以与私法方面的进展大致相比。乌拉圭代表团总是抱着能看到为改善共存而采取新措施的希望来参加大会的。因此，我必须承认我们很不耐烦。我们认为所遇到的障碍乃是一些不成理由的理由。在我们看来，大会在实践中建立法治并使人们意识到法治的裨益方面是缓慢的。我们知道有些因素是它无法控制的，但是我们都共同的责任来纠正它们，因为它们不仅危及自由和正义，而且还引起一些影响到理智本身的问题。

6. 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在大会第二十三届会议开始时所感到的失望。近来，我们听到了一些为划分势力范围辩护的议论，这同过去早在十八世纪的论调颇为相似，它们使人想起封建时代的国内法。

7. 面对危及国家生存本身的这种理论，我们重申我们对世界各国，特别是对小国和军事弱国的生存意志和独立愿望的信心。它们指望法治的保护，而不仰仗名为促进它们自身的发展与安全实为控制它们的某些大国在政治上或经济上的家长式的统治。乌拉圭再一次重申它信奉民族自决和国家间互不干涉原则。我们把这些原则看作是成文的国际法的明确规定。每个国家都有权决定自己的文化、贸易和政府。用科尔内耶在“西纳”中的话来说，

“Chaque peuple a le sien conforme à sa nature,

“Qu'on ne saurait changer sans lui faire une injure.”

(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真正的特性，人们不可能加以改变而不损害它。)

8. 今天，没有任何一个基于这种过时观念的条约能够存在下去。这种条约或因为缺乏动力，或因为它的旨在剥夺主权的精神或条款中存在着缺陷，都无可救药地是一纸空文。这使人想起意大利人民党对墨索里尼选举法提出的针锋相对的口号：“我们要站着合作，而不跪着合作。”

9. 一九二八年在哈瓦那，¹乌拉圭曾建议以所有国家必不可少的法律上的平等为基础的互不干涉原则，这些原则是联合国大会赖以存在的，应该确立为法律。共同的努力于一九三三年在蒙得维的亚²达到了顶点，一九三六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³及一九四八年波哥大宪章⁴中再次得到肯定，一九三八年在利马，⁵一九四五年在墨西哥城，⁶一九四七年在里约热内卢，⁷一九五四年在加拉加斯，⁸一九五九年在智利的圣地亚哥⁹及一九六〇年在哥斯达黎加，¹⁰得到更加充分的肯定。不要求注意一切象前面提到的那种违背这种原则的情况，这是与我们的一贯主张不一致的。

10. 联合国也曾就此问题作出裁决。大会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的第 2131 (XX)号决议中投票通过了这个原则，并特别提到上述种种先例以及阿拉伯国家联盟宪章和非洲统一组织宪章。大会当然还应该前后一致，有力地抵制一切违背这一原则的行为，不论其性质如何，也不论为之辩解的企图如何。

¹一九二八年二月十六日-二十日第六次美洲国家国际会议。

²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三日-二十六日第七次美洲国家国际会议。

³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二十三日泛美和平会议。

⁴一九四八年四月三十日在波哥大签署的美洲国家组织宪章。

⁵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九日-二十七日第八次美洲国家国际会议。

⁶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一日-三月八日泛美战争与和平问题会议。

⁷一九四七年泛美和平与安全会议。

⁸一九五四年第十次美洲国家国际会议。

⁹一九五九年第五次外交部长协商会议。

¹⁰一九六〇年八月于圣约瑟召开的第七次美洲国家外交部长协商会议。

11. 我们反对任何形式的干涉，不仅反对明火执仗的军事干涉，而且也反对以其他更阴险和狡猾的方式进行的干涉。乌拉圭已经建立了一个以人民的支持为巩固基础的稳定的民主政体。它实现了和平共处并使敌对者变成了一般的反对者。这一点可以从我们代表团的组成看出来，它包括了各民主党派的代表。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一样，我们也受到一些具有外来的非民主思想的小集团所从事的宣传与活动的损害。他们特别在我们的青年人中竭力提倡外来的革命思想，并鼓吹暴力是进步的手段。某些政府为这种宣传及活动提供经费，从而进行了事实上是非法的、应受谴责的干涉。没有任何哲学思想指导的革命必然破坏现存的精神与道德标准，并阻碍使民主适应于当今时代。而这种适应正是我们所追求的取得有秩序的和平进展的方法。如上所述，我们反对根据我们的原则要求自由以便根据别人的原则摧毁自由。

12. 我们对裁军的缓慢进展，对军备带来的不安全和耗费及其对人类发展手段的剥夺，表示关切。在我们看来，这是另一个义务。乌拉圭一直是和平的热烈拥护者，并认为应竭尽全力加强和平。加强和平不仅仅是维持和平，而是要做更多的工作。和平可以凭借暴力和恐吓来维持，但真正的和平唯有以信任和兄弟情谊为基础才能实现。而这以负起义务为先决条件，并要求作出牺牲，而且特别要求主要大国协助建立和平。以联合国第二届贸易和发展会议为例，它的结果使我们在这一点上没有任何理由感到乐观。

13. 技术上的进步本应开辟一个光明前景，却反而带来了一片深沉的阴暗。我要指出，象倡导互不干涉的原则一样，拉丁美洲又一次在这里起了签订特拉特洛尔科条约¹¹的带头作用。用乌拉圭代表团的话来讲，这个条约“由于其法律上的明确，技术上的精确，又切合现实并划分了原子能用于战争与用于和平之间的鲜明区别，因而是一个典范性的文件”。¹² 尽管如此，乌拉圭却将一九六八年七月一日在华盛顿、伦敦、莫斯科签订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联合国大会

¹¹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四日于墨西哥特拉特洛尔科签署的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

¹²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二届会议，第一委员会，第一五七九次会议，第69段。

第2373 (XXII)号决议〕，视作解决这一问题的阶石，连同其缺陷一起接受下来，加以签署。正如我们以前说过的那样，这个条约“根本没有涉及不扩散核武器，而只是不扩散核国家”。¹³ 它并非真正考虑世界各国和平利用原子能的问题，而是象阿根廷代表如此恰如其分地指出那样，它只不过保证了“非武装国家的裁军”。¹⁴ 裁军必须是普遍而彻底的，并且必须由那些已经武装起来的国家做出绝对的和令人信服的保证。只有这样，用恐吓维持的和平才能结束。也只有这样，少数几个巧妙地把原子弹和否决权作为制造障碍的手段的国家与我们之间的分歧才能缩小。

14. 加强和平的另一个因素应该是解决所有其他公开的或隐蔽的冲突。必须为中东问题找到一个彻底的、而不是局部的或暂时的解决办法。我们希望能通过法律和相互谅解获得这种解决，其他使世界不安宁的、更严重的冲突也应得到类似的解决。这样将重新赢得世界公众舆论对于这些组织及其思想与行动的信任。

15. 我不能把我们议程上的所有项目全都谈到。如果我这样做，就难免重复前几位发言人所说的话。但对一个我认为与联合国大会关系重大而又几乎没有讨论过的问题，我想讲几句话。这就是关于人的问题，更确切地说是关于个人的问题。和平是不可分割的。除非所有的个人都和平安宁，世界上就不会有持久和平。人类的人格是这个世界社会的基础。

16. 如果各国继续只有臣民而没有公民，那么制定国际法或各国共存的法律就没有意义。“公民”这个词不能只是随便说说而已，它首先要求享有世界大多数地方还未曾有过的权利和自由。如果一个国家内部的和平是靠暴力和恐吓强行实现的，这个国家就不可能是真正民主的国家。因此，我们满怀同情地希望那些靠扼杀自由的镇压制度或凌辱正义的社会制度来维持的专制或极权国家得到解放。

17. 正如国家的苦难会破坏国际秩序一样，人民的痛苦也会破坏国内秩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确信，没有民主的国家，世界秩序就不能得到加强。

¹³同上，第110段。

¹⁴同上，第一五七二次会议，第93段。

18. 我不得不指出，顾名思义，人权既不属于社会，也不属于国家，而是属于个人。正如国家由于道义上的原因而相互负有义务一样，国家也有义务确保尊重人权，并且必须履行它。个人还必须在道义上与物质上得到国际保护。民族自决是美好的，而个人自决就更为美好。必须帮助个人加强其自由，并且，如乌拉圭已经提议的那样，个人应当有权利利用国际法院。既然根据新近的国际刑法，法官可以受权惩罚个人，那么法官也应维护和保卫个人的利益，这样似乎更合乎逻辑。被称为“所有人民和所有国家努力实现共同标准……”的人权宣言〔联合国大会第217(III)号决议〕已通过二十年了，但人权仍然处于危险之中。

19. 让我们为这一理想而努力吧！它是实现共存的主要支柱。

20. 联合国必须为此加倍努力。也许，人权委员会应享有理事会地位，并直接向大会报告。

21. 任何地方没有正义，就没有和平。在一个国家里，没有社会正义，也就没有和平。正义受到威胁不仅仅是由于没有权利，还由于缺乏平等的经济机会。所以，国家必须根据人民的需要去发展。任何政府既无权要求也无权接受并非一视同仁地用于其公民福利的援助。必须特别强调这种需要，从而为各国的发展而加速经济、社会和工业方面的工作。

22. 在当今世界上，我们不能容许饥饿保持下去，也不能容许无法弥补地阻碍着三亿多儿童身心发育的蛋白质的匮乏持续下去。正如在整个人类中分配世界新的海洋资源与核能源是共同的责任一样，消灭这些可怕的祸害也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使其他斗争都显得黯然失色的最伟大的斗争是人类与今天世界上可耻的苦难所作的斗争——与没有自由的人民所遭受的苦难作斗争，与缺少教育、医疗、住房、衣着和希望的人民所遭受的苦难作斗争。这是一场严重的挑战。而我们，作为人，作为领导者，我们有责任来接受这场挑战。

23. 我们面前的任务重大而紧迫。就我而言，我祈祷上帝在我们的工作中指导我们。

24. 我要引用帕斯卡尔“思想”中的一种看法来结束我的发言，它在某种意义上概括了我的整个发言。

愿上帝恩准，在这个世界上，不久“正义将是富有力量的，而力量将是正义的”。

25. 布雷瓦先生(塞拉利昂)：主席先生，我代表我国总理、塞拉利昂政府和人民，并作为参加本届大会的我国代表团团长，十分高兴地祝贺你当选为大会第二十三届会议主席。你长期接触国际事务，对本组织有关事宜具有丰富经验，这使我们相信你无疑将会极为成功地处理第二十三届会议的事务。

26. 同时我们愿向你的前任，上届主席科尔内留·曼内斯库先生表示敬意。我们知道，他是第一个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大会主席。他以政治家的高尚风度主持上届大会，为他的国家赢得了巨大的荣誉。

27. 我们也赞扬杰出的吴丹秘书长，他的力量与勇气已不断地赢得人们对这个组织及其代表的一切的高度尊重。我们深信，有他在我们中间就一定能使联合国必须继续保持的公正和客观的原则得到维护。

28. 作为一个非洲国家，塞拉利昂十分高兴地欢迎新独立的非洲国家斯威士兰加入这个组织，这标志着本组织向实现普遍的代表性这一目标迈进了一步。我们深信，斯威士兰与我们在一起，不只是对非洲，而且对世界各国也是一件可喜的事。

29. 作为两年来我国代表团的第一个文官团长前来参加联合国大会第二十三届会议，我的责任是代表我国政府、代表塞拉利昂各族人民公开表示我们对和平与不流血地恢复文官政府和恢复我们过去一直生活在其中的议会民主制度这一成就感到欣慰。为了使可能不太熟悉我国历史背景的代表对此有所了解，请允许我冒昧地略举一些我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以便着重说明我们作为一个民族为什么有时看来倾向于过分强调法治和立宪政府。

30. 如果说，在世界人民看来，我们这个民族对自己已继承近两个世纪的民主传统有时表现得过于骄傲和夸张，这是因为我们从不愿忽略我国作为非洲议会民主发源地在历史上所起过的作用。特别是现在非洲人民几乎已被习以为常地认为天生无能维持与民主生活方式相关的制度，我们尤其不愿忽略这一点。

31. 一七八七年五月二十五日费城会议开始讨论之前足足二十四小时，我们在塞拉利昂的人们早已

开始以自治的艺术和议会制的某些初步实践训练自己,尽管今天回顾起来这些作法可能显得多么粗糙、多么不稳定。我们坚持法治,坚持在实践中而不仅仅在原则上保卫个人自由,尊重基本人权和自由,宽容和尊重一切人而不问其种族、信仰、肤色、思想如何。所有包含于一七八七年我国第一部政府宪章中的这一切,现已公认是我们生活方式中近于本能的一个部分。因此,让我请你们进一步允许我谈谈经过十五个月的被迫的沉默之后,距今仅仅六个月之前,在我国众议院会议厅发表的第一篇“元首演说”——实际上还是两年多来在英联邦我们三个西非大国中所发表的头一篇“元首演说”或者说国情咨文。

32. 在“元首演说”中,代理总督特别宣布:

“议长先生,诸位议员阁下:从这个国家上次议会隆重开幕以来已经整整两年。导致篡夺根据宪法任命的政府的权力并中止议会统治的那些事件,是众所周知的。我的总理和他的内阁及塞拉利昂各族人民同我们一起感谢万能的上帝把这个国家从军事统治下拯救出来。我的政府愿向塞拉利昂皇家武装部队的准尉和士兵们及塞拉利昂警察表示赞扬和敬意。由于他们挺身而出,加以干预,才得以恢复立宪政府。他们的英雄业绩以及他们对国家的忠诚将载入史册。

“我的政府所重视的首要任务之一是重新审查过去十五个月中所通过的各种法令。本届会议期间,将要求你们审议一些法案。这些法案是为了废除那些与立宪政治不一致的法令并恢复被停止生效的宪法条款以及其他法令。

“遵守与维护宪法及法治,尊重个人权利而不问其种族、宗教信仰或政治见解,支持公正的文官机构并始终坚持议会民主传统——这些是我的政府的坚定愿望。

“根据宪法成立的选举委员会,将继续存在下去,以实现为它所规定的目的。我的政府将采取步骤以保证它的公正和独立。

“在处理对外事务中,我的政府将遵循一条通过合法政府与所有国家保持友好关系的政策,而不问其种族、宗教信仰及政治意识。我的政府将

继续支持尊重所有国家领土完整的原则,也支持作为其补充的不结盟政策,并将力求客观地判断各国的行动和政策。我的政府相信,不论种族与肤色如何,人皆平等,并反对任何形式的种族歧视。

“我的政府赞同联合国宪章和非洲统一组织宪章中所信奉的原则。塞拉利昂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我的政府的一贯志愿是为维护世界和平及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而工作。”

33. 今天,我们再度前来参加大会,正是本着这种精神:重申我们献身于解放、自由和民主的传统,献身于建立在认为上帝为世人之父,因而世人皆弟兄这一认识的基础上的教义。

34. 请大家与我们一起,权且把我们传统的和平民主的生活方式最近所遭到的粗暴的、突然的中断当作不过是一场恶梦,一场短暂的恶梦。

35. 在我们建国以来的七年中,历次参加大会的代表团都公开地一再申明我们对这个组织的宪章原则及对最近的非洲统一组织宪章均信守不渝。

36. 关于南罗得西亚、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南非及其种族隔离与西南非洲问题,消除各地殖民主义的残余,以及少数人对多数人和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对所有这些棘手的、辩论激烈的问题,我国政府的立场依然不变。

37. 请再允许我简略地、比较具体地谈谈其中几个我国政府尤为关切的问题。

38. 首先,关于尼日利亚-比夫拉战争。本组织会员国想必不会感到惊讶:与前两年不同,我国政府今年极度重视的是比夫拉-尼日利亚的动乱而不是南罗得西亚史密斯政权依然嚣张而又怯懦的行为。这毫不意味着我国政府和人民对正在南罗得西亚这个不幸的国家里发生的肆无忌惮和惨无人道的兽行与谋杀的厌恶和烦恼的程度现已较前有所减轻。然而,一度是伟大的,人口众多的,但今天由于自相残杀而分裂的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的我们五千五百万骨肉同胞的命运使我们感到非常恐怖。他们的命运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十万火急的问题,也是要求第二十三届大会给以充分注意的问题。

39. 除了历史的、文化的和感情上的联系外，使我们两国人民——塞拉利昂和伟大的联邦共和国的各族人民——联系起来的亲族血缘关系在历史上可以追溯到很早的时期。历史渊源过于长久，在这个讲台上进行冗长的叙述是不合适的。不提到塞拉利昂的近代史，尼日利亚近代史和现代史的几乎每一章都不能撰写或者不能充分阐述。

40. 因此，我国政府感激和满意地注意到非洲统一组织现在正积极努力使冲突的双方重新回到谈判桌上，共同寻求结束流血、灾荒、饥饿和死亡的途径，以免这个人口已经稀少的大陆上再有数以十万计具有潜力的公民继续死去。

41. 我国政府专心致志地注视着最近几周来在坎帕拉、尼亚美和亚的斯亚贝巴逐日进行的活动。可是我们痛心地和遗憾地注意到冲突一方的领导人竟认为不便利用尼亚美和亚的斯亚贝巴给他提供的大好机会。我们仍希望，使双方都回到谈判桌上来，这样做还为时不晚。

42. 我们感到，由中立国观察员在战线两侧监督的立即停火，将会拯救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并为东尼日利亚摆脱目前存在的灾难性的饥荒开辟一条道路。我们感到在整个尼日利亚现有的武器弹药之多甚至已经危及将来战后和平时期的工作。我们要敦促他们不再进口任何军火。这也会使双方领导人得到时间来为尼日利亚所有部族的未来做出安排。

43. 关于南罗得西亚。我国政府将继续把在南罗得西亚执政的非法政府看作由白种人移民的后裔构成的少数强加于整个非洲人民的骗局。

44. 我们再次要求联合国政府不要辜负整个世界，特别是这个组织中我们这些成员的期望。我们期望英国政府迅速而公正地结束罗得西亚丑剧，并通过制裁或其他方法，结束一个在文明人类眼中绝无地位可言的政权。

45. 让我更直截了当地表明我国政府和代表团的立场。英国政府认为足以使这种制裁生效的合适的实施方式，已经清楚地证明完全无效。如果英国要保持它作为非洲公正的仲裁者的声誉，这个实施方式就必须加以修改并大大加强。

46. 自由和自决乃是基本人权，而我们今天在罗得西亚所目睹的却是以暴虐、屠戮、兽行和谋杀来对付希望享有这些人权的合法要求，人们想到这种情况，就深感不安。而这种暴行却正得到那些侈谈“自由世界”的国家的主动的宽恕、支持和怂恿，事情就更为严重了。

47. 只要那些一直支持里斯本-比勒陀利亚-索尔兹伯里轴心的国家即支持葡萄牙、南非和罗得西亚的国家继续支持专制和封建的政权，那么，它们不仅在非洲，甚至在它们本国也永远不会得到安宁。

48. 关于南非问题。关于南非共和国——它的政府对待土著非洲公民的不可饶恕的毫无理由的态度，以及它与非洲新的主权国家的关系，这个大厅里已经滔滔不绝地发表许多讲话。意见和主张，早已堆积如山，我不想再把我的软弱无力的论述增加上去。我国政府对南非共和国的种族隔离政策及它在国际交往方面无法无天的顽抗态度同样深表遗憾，更不用说南非共和国在西南非洲(纳米比亚)问题上对联合国及安理会的权力的狂妄蔑视了。既能满足我国政府的要求又能符合整个大陆上非洲血统各族人民的愿望的唯一目标——如果确实还不是最高目标的话——是保证它国内远远超过一千万的非洲人能够全面彻底地参与自己国家的事务。人们可能认为，处于同一地区的坦桑尼亚、赞比亚、肯尼亚姊妹共和国内的白人与黑人在国家生活的所有方面都融洽无间并充分合作，这一光辉范例至今即使不能迫使南非改变心肠的话，也会迫使它改变政策。

49. 南非种族主义者少数人政府不但没有改变心肠，反而为了决心使土著居民永远处于奴隶状态，通过了一整套施行镇压的法令，诸如什么“镇压共产主义补充条例”，据此，反对隔离制度的南非人就被诬控为共产党人；什么“异族通婚法”，规定只有同种族的人才能通婚——这是与世界人权宣言相违背的；什么“一百八十天法”，据此，可以逮捕南非黑人，不经审讯予以监禁一百八十天；以及什么“非法组织取缔法”，据此，剥夺了南非土著人民成立任何可能改善其社会地位的组织这一单纯的基本权利。这些只是几个例子而已。

50. 让我援引联合国专家特设工作组关于南非囚犯待遇问题报告中的话：

“非白人囚犯监狱的条件是特别不人道的。南非监狱的食物、卫生条件、衣着、寝具和住所都可悲地落后于一切国际的文明标准。”¹⁵

报告接着谈到：

“种族隔离法以及政治拘留犯和政治犯的待遇正在或已经使得南非共和国变成警察国家。有关的法律和手段与法西斯政权所采用的愈来愈相类似。”¹⁶

51. 当人们意识到很多谴责南非的西方国家竟以通过贸易保持南非的经济繁荣这样一种方式来鼓励南非的时候，这种情况就越发令人震惊。南非进口总额中有四分之三以上来自英国、共同市场国家、美利坚合众国和日本，反之，南非对上述国家则出口其产品总额的三分之二以上。英、美两国在南非拥有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投资。我们强烈地感到，这些号称民主旗手和非洲独立国家之友的国家不应如此行事。

52. 南非共和国由于所犯的违反人道的残暴罪行，势必在世界舆论面前遭到谴责。如果我尚未感到有必要以确切清楚的语言详述我国政府对这些暴行的憎恶之感，这是因为我已经从会场内外感觉到，参加会议的绝大多数代表——如果的确还不是全体代表的话——对这个野蛮国家的行为厌恶已极。难道一个如此行事的国家还应继续在这个大会占有席位吗？难道它还有资格继续与任何有自尊心的文明国家保持外交关系吗？

53. 关于西南非洲问题。大家还记得英国曾把它管辖这一托管地的委任统治权委托给南非。联合国承认了这种局面并继而认为南非是负责这块托管地的国家，当然期望南非承认联合国的托管规定并对该托管地居民执行这一规定。

54. 联合国宪章关于托管地的规定是众所周知的。这些有关西南非洲的规定，一贯遭到南非的嘲笑。南非所作所为事实上更甚于此，它已经在那里实行了

它那令人憎恶的种族隔离法，这不仅与联合国宪章关于托管地精神相违背，而且还与关于人权的规定背道而驰。根据宪章精神，大会通过第 2145 (XXI) 号决议结束了英国委托给南非的委任统治，并按照第 2248 (S-V) 号决议成立了联合国西南非理事会。

55. 然而，南非政府仍然一再阻挠这个由大会建立的理事会管理这个国家。南非班图人管理和发展部长米歇尔·博塔先生在一九六八年五月十六日特别指出：

“我国政府无意允许海外机构来指挥它应对西南非各族人民做些什么。”

这番话表明了南非一再决心蔑视本大会决议。因此，大会在六月十二日采取了步骤〔第 2372 (XXII) 号决议〕，要求安理会为实现纳米比亚的国际化采取有效措施，我国政府对此感到高兴。

56. 关于葡属领土问题。当前葡萄牙拨出其年度预算的百分之四十二用于防务，即用于其在非洲的腐朽殖民政权的防务。葡萄牙的经济和它在欧洲的落后地位使它不能在非洲或其他地方进行一场殖民战争。然而事实依然是，由于它的盟国——即北约组织各大国的支持，它一直在对葡属几内亚、安哥拉、莫桑比克的非洲人进行一场残酷的殖民战争。葡萄牙外交部长佛朗哥·诺格拉先生已断然宣称，葡萄牙在北约组织的防务体系中是必不可少的一环。葡萄牙历任外交部长的历次声明清楚地表明，不管联合国对葡萄牙在非洲的殖民政策作出任何决议，它将继续得到它的盟国的援助。尽人皆知，如果没有北约组织各大国的帮助，葡萄牙在非洲连一天也不能再维持下去。

57. 关于安理会问题。一些负责确保非自治领土获得解放的联合国机构遭到了管理当局的故意刁难，这种局面严重地威胁着数百万殖民地各族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

58. 对于和平与安全安理会责无旁贷，如果和平与安全受到威胁，联合国大会考虑到苦难的各族人民的合法权利，即应在本届会议上重新审查关于非殖民化进展的全面情况。

59. 会员国中有关联合国决议的法律地位的 对

¹⁵ 见文件 E/CN.4/950，第 1127 段。

¹⁶ 同上，第 1136 段。

话已经使决议难于执行。对于改进这个组织的效率如此关键的问题，各会员国必须作出决定。

60. 关于中东问题。文化和商业的纽带使我们这些国家的各族人民和中东各族人民长期紧密团结在几乎不可分离的兄弟关系之中。因此，我国政府对中东发生的事件不能不一贯表示严重的关切，正如我们对涉及非洲任何国家的事件所一贯表示的那样。我们认为，使得我们与我们阿拉伯世界的姊妹国家紧密相连的商业和文化的联系并不亚于现存于我国和以色列共和国之间的精神与感情的联系。

61. 过去我们已经敦促，今后我们还将继续敦促以色列和阿拉伯这两个伟大的民族早日一劳永逸地解决意义更为深刻的有关人类生存的种种问题。这也是阿拉伯与以色列两个民族各自的文化与文明献给人类的两大宗教所最关心的问题。

62. 我国位于非洲南半部，与富有生气的埃及共和国共同生活在与圣地一海相隔的这个大陆上。对于既威胁到直接有关方面的生存，也威胁到我们当中或与它们毗邻而居、或与它们关系极其友好的国家的安宁与稳定的这种局面，我们不能漠不关心。有鉴于此，我们向东西方各大国，特别是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发出呼吁，呼吁他们重新考虑他们关于中东问题的立场。至于我们，我们将继续为实现双方和解的局面使用我们可以使用的一切手段——如联合国、非洲统一组织及以道义规劝作为调解冲突的手段的其他讲坛——实现双方的和解。我们努力从事的是在国家和人们之间修筑和平与谅解的桥梁这项工作。

63.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问题。我们几乎不愿表示近二十年来在大会历次会议上大家已听到的那种观点了。那就是说，众所周知，伟大的中华民族在历史上一直不断贡献给全人类以“古老的智慧”，而这个世界共同体却迄今未能受到这方面的教益。

64. 哪怕是使用大会成员都太熟悉的陈词滥调也罢，我国政府还是愿意再次询问，现在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伸出欢迎之手，邀请它占有这个空着的、它早应享有的合法席位，难道还不是时候吗？或者让我模仿罗马教皇保罗六世陛下刚才向这个庄严的大会

提出的质询，问一句：“难道在我们的宴会席上就没有足够的席位邀请全体就座吗？”

65. 年复一年，我们来到这里，表示我们拥护执行下述国际法原则，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早已有资格在这个组织中享有与其他会员国平等的地位的原则。但是，年复一年，我们却眼睁睁看到我们公开申明要保护与捍卫的这些原则，在这个代表狭隘的国家和思想意识方面的偏见和利益的圣坛上，即使还未全被肢解，也正横遭蹂躏。

66. 我们被驱使坚持这种错误已经将近二十年之久。我国政府认为，现在已是所有会员国在本届大会上以勇敢的、迅速果断的行动来纠正这个致命错误的时候了。这正是世界和平事业对我们这些高尚的男女、文明国家的代表们的最低要求。

67. 关于朝鲜和越南问题。我国政府对于这个组织未能尽到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义务一事所感到的关切，丝毫没有减轻我们对影响朝鲜与越南两个共和国的幸福、繁荣和稳定的有关问题所感到的关切和焦虑。现在我国也许最没有能力及时以任何形式劝告，那些强大的外国力量，更不要说谴责了。它们的思想意识、军事、战略、经济的利益及其他不公开的利益显然一直阻碍着同一家族的兄弟之间的长期冲突获得解决。不到二十年前，朝鲜和越南两国都还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他们的各族人民都还是生活在同一国家之内的兄弟同胞。对于它们各自的统一，我们就象对任何一个非洲国家的问题那样关心。

68. 我国政府既献身于“对任何人不怀恶意，对所有的人发善心”的原则，便无其他抉择，唯有与所有的热爱和平的会员国同声表示同样的意见。它们多年来在大会上力求唤起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良心，以缓和它们长期对这两组国家所采取的态度。

69. 让我们不遗余力，坚持努力，直到热爱和平的越南人民和朝鲜人民得以恢复他们传统的和睦与兄弟关系而重新团结一致。

70. 最后，我和我的政府同样希望，当我们今天在一九一八年伟大停战协定的第五十周年开会之际，我们将再次确认人类生命的神圣不可侵犯，并将回

到各自的国家，去做我们作为文明人的政府力所能及的一切事情，以求实现一个和平、正义与安全占有至高无上地位的社会。

71. **埃班先生**(以色列)：主席先生，以色列诚挚地欢迎你当选为本届大会主席。你升任这一职务，是危地马拉的光荣，是美洲所有共和国的光荣。这也是对你个人这样经常为联合国服务的优秀品德的理所当然的颂扬。你的前任是我们的同事、罗马尼亚外长科尔内留·曼内斯库先生，他在上届会议期间，以卓越的才能和充沛的精力指导了我们的工作。

72. 当前世界形势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重大问题层出不穷，而联合国在解决这些问题时所起的作用却微乎其微。自我们上次开会以来，欧洲和平由于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占领而岌岌可危。这一侵略，公然图谋阻止一个会员国自由地沿着和平的道路争取自己的主权。在慕尼黑政治解决已过去三十年后，我们今天又看到黑暗笼罩着捷克斯洛伐克这个国家。

73. 为了支持这种侵略而提出的理由，同这个侵略本身一样预示着灾难。如果这些理由得到赞同，那么任何地方的小国都没有什么安全可言。这个问题涉及国家主权的核心和实质。东欧各国真正享有主权吗？或者说，这个地区的小国就必须屈从于本地区主要大国的利益和意志吗？难道一个强国生来就有权无视小国的意志和利益并把自己的意志和利益强加于小国吗？如果是这样，那么还有什么维护各国主权平等的宪章原则可言呢？

74. 从欧洲的苦难历史来看，这个问题意义重大。然而它不仅与欧洲有关，特别是与中东有关。那个侵略捷克斯洛伐克的大国在中东政治争端中一直采取偏袒态度，而且每个阶段都在鼓励着军备竞赛。象捷克斯洛伐克事件这个影响面很广的问题，如果在安理会进行了几天毫无结果的讨论之后，联合国就放弃不管了，这种结果难道还不突出地表明这个国际法庭本身软弱无能，已经难以成为当代我们生活和思想的中心吗？

75. 从东南亚接连不断的战争中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联合国对这场战争无能为力。令人深感欣慰的是，那里至少已经开始直接谈判。就这场战争来

说，也如同所有其他冲突一样，不达成协议就不能实现和平，不进行谈判就不能达成协议。然而，一边进行谈判，一边却炮火连天，横尸遍野。那里并没有停火，虽然一致同意战争降级，但尚未导致任何切实可行的协议。当务之急是在日内瓦协议的基础上建立和平，条件是让越南南北两方人民在不受任何威胁或压迫的情形下决定自己的前途。

76. 这样一些重大问题都没有列入我们的议程，说明联合国在当代国际生活中的地位正在下降。各国之间主要的活动和对话似乎越来越多地在联合国大厦之外进行。联合国一直在讨论中东冲突，这只能给人以表面上的宽慰。因为，这场危机也主要是由如下事实引起的：二十年来，联合国始终未能制止阿拉伯国家反对以色列的战争；到一九六七年初夏，安理会干脆撒手不管了。当战云密布、以色列危险剧增之时，国际安全的最高机构却溜之大吉，既无能为力，又不愿表态。在现代国际史上，很难找到比一九六七年五、六月间的安理会会议记录更令人不安的文件了。这就再清楚不过地告诉小国，在当前这种形势下，它们还不可能指望从联合国得到安全。一旦受到侵略的威胁，它们的抉择往往不是灭亡或投降，就是靠自己担起重任，作出牺牲，拯救自己的未来。

77. 宪章理想之所以遭到这种挫折，部分原因是主要大国之间长期不和，争论不休。也有一些其他原因。

78. 秘书长在几年前的一次报告中发出呼吁，要求进一步强调“联合国是进行谈判解决问题的机构，而不仅仅是辩论问题的场所”。这个呼吁落了空。联合国的活动主要是辩论，而不是谈判。通过的决议往往是玩弄文字，不顾是否公平或能否实现。这些决议表现的往往只是票数多寡上的偶然性，而不是一种公平的裁决。例如，在双方争端中，一方为一票，另一方为十五票，仅仅肯定多数的优势，不见得在道义上就有分量。安理会经常处理中东问题，但如果三分之一以上的会员国都由于外交关系或种族和感情上的偏见而完全支持一方，那么，这样的多数票就失去了道义上和政治上的价值。

79. 要克服这样的障碍，只能靠坚定地寻求包括

有关国家在内的一致意见，靠鼓励有关双方达成协议，而不能靠强迫命令。简单地说，联合国的活动应该通过外交方式，而不能采取议会方式。

80. 无情的事实是，除非在特别急迫而又紧张的情况下，公众对联合国活动的共鸣越来越小。如果联合国在发展工作中能够起到更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它在政治方面的困难就会相应地减少。然而，发展十年即将在失望中结束，预期目标却一项也没有达到。百分之十六的世界人口占有着百分之七十的世界资源。一九六六年从先进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财富之中，联合国有关机构提供的合在一起还不到百分之二。一九六〇年到一九六七年期间，在发展中国家的八万名技术人员和专家之中，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系统派去的联合国人员仅有三千名。

81. 联合国这种软弱无能的根源，还在于一些程序上的弱点，诸如冗长、重复的大会议程，以及召开并不总是容易见效的大型会议的倾向。尽管如此，当代建立一个国际关系方面的一元化机构的客观需要，比有史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联合国虽有种种不足之处，仍然是世界精神的唯一体现者。只有它才能把一切国家都卷入世界社会的活动之中。但是，理想和现实相距千里。联合国召开一次审查工作的会议的时机业已成熟：它在会上将不是庆祝过去而是规划未来。这个组织应该审查自己的工作，总结经验，并在现今的宪章条文范围内改革程序或使之合理化。联合国成立二十五周年之际，也许是本着坦率和创造性的自我批评精神来进行这一工作的适当时机。

82. 联合国一直是非洲解放的自豪的、积极的见证人。接纳斯威士兰为会员国，使联合国内所有支持非洲国家和民族争取民族独立与人类平等并加速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国家深感满意。现今，一些国家的自由往往是在世界舆论的有利影响下和平地取得的。当自由的光芒照射到一个新诞生的小国时，正是它飘扬在联合国的国旗比其他一切更能体现和激起它的自立感。

83. 但是，任务并没有结束。殖民主义的残余仍然存在，必须用独立取而代之。在非洲的广大地区，千百万人的神圣的天赋人权仍然由于种族歧视而被剥

夺。借口种族和文化不同而把各民族强行隔离或分离的惯常做法，开始于欧洲的划分犹太人区的制度。因此，我国人民对于这种主义所必然带来的苦难，经历最久，记忆犹新。

84. 这种特有的记忆，还使我们对尼日利亚联邦东部地区人民和部族正在遭受的严重苦难反应强烈。这场苦难促使我国政府、议会和公民不仅大力救济受难者，而且发出紧急呼吁，要求解决冲突，结束流血和饥馑。这一流血和饥馑发生在如此广大的范围内，已使这个问题成为一个与全人类有关的问题。当非洲的政治家在为这种政治困境寻求出路时，整个世界社会都应当进行合作，以解除人类的苦难。

85. 不仅在非洲大陆人权受到危害，在东欧我们也看到有人召来反犹太主义的可恶幽灵，充当镇压政策的辩护士。在东欧的其他地区，犹太人在文化上和宗教上的自我表现方面，以及在其他方面，都仍然遭到严重阻碍。由于一九六七年进攻以色列的失败，一些阿拉伯土地上的古老的犹太人区成为报复对象而惨遭浩劫，而国际上对他们这种境况的任何关怀都遭到顽固的阻挠。他们无权发言，他们甚至不能申诉。

86. 我国政府已决定向其他联合国会员国详细阐明自己关于在中东建立公正和持久的和平的观点。在充满仇恨的公开辩论的一片喧哗声中，我国政策的更深一层的动机并不总是很清楚地被人们所了解。当然，和平大厦不能靠在这个讲坛上发表演说建立起来。然而，抛开老一套的腔调——这种腔调用来讨论中东问题已达十六个月之久——来阐明各自的意图和政策，也许对于双方都是有益的。

87. 为了和平的利益，我不想详细评论阿拉伯国家的一些外长在这里所作的辩论性发言。他们在发言中得意扬扬，十分自负；毫无自我批评，通篇陈词滥调；特别是对具体问题缺乏详细的系统评述——所有这些都表明了一种自我抑制，它至今还在阻碍着阿拉伯国家政府以清醒的、建设性的见解来考虑它们与以色列的关系。情况也的确如此，昨天苏丹外长实际上就是建议干脆将以色列取消，把它的人民驱散。就一个民族与一块土地之间的关系来说，我们以色列的人民与国土之间有着整个人类历史上最悠久、最牢固

的联系。这种联系也是全人类经历的一部分。然而，一位外长却把以色列说成仿佛是一个可以收拾起来搬走的、临时性的国际展览会。这种思想上的轻浮，在任何其他国际问题上都是闻所未闻的。

88. 以色列不能轻易忘记那种针对它的无法消除的敌意使它承受的巨大损失和负担，这种敌意一直持续了二十年，在难忘的一九六七年夏天更达到了顶点。从来未曾有过什么六天战争，有的是阿拉伯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对我们进行的二十年的战争，它们毫不掩饰地想要彻底毁灭以色列。当前的问题是永久的和平来结束这场战争呢，还是仅仅使之中断，以便在有利于阿拉伯国家取胜的情况下恢复战争。

89. 我们在一九六七年面临的危险，只是我国的困境所达到的顶点，而不是这种困境的全貌。没有任何其他民族象我们这样，在集体和个人的生存上始终挂着一个问号。以色列寻求安全生活的背景，是欧洲屠场的大规模杀人给人们留下的特别恐怖的回忆。一九六七年五月，我们发现自己为致命的危险所包围，却孤立无援、单独应付这种危险。海上封锁，血腥侵袭，军事包围，公开宣战，一连串疯狂的威胁以及纳赛尔总统发表的为了消灭以色列而作战的正式声明——所有这一切汇合起来成为对以色列的生存和安全的不断加强的进攻。

90. 所有符合广泛承认的侵略定义的行为，都同时配合起来对付我国。人类良心对此深感不安。世界各地有千百万人曾为以色列的命运担忧。以色列人在生活中忘不了过去那些黑暗的日子。我国至今还直接处于当时面临的危险之中。我们仍然记得，当以色列国家危在旦夕、人民横遭屠杀时，世界各地是怎样认真地议论这一事件的：在阿拉伯各国的首都，人们欣喜若狂；而在其他国家，人们却深感痛心，只是无能为力。防止上述的危险重演是我国政策的根本。现在最严重的危险是，由于精神萎靡不振、外交手法不高明或耐心丧失殆尽，我们再次采用不牢靠的、骗人的和意义含糊的解决办法，因为这样的解决办法本身就孕育着未来战争的萌芽。我们这些要对国家存亡和儿童生命负责的人，决不能接受那种达不到真正的持久和平的不明确的解决办法。一九六七年六月战争必须

是中东的最后一次战争。从战争爆发直到今天，这种决心在政治讨论的各个阶段一直推动着我们的政策。

91. 一九六七年六月和七月，联合国大会拒绝了企图谴责以色列的抵抗或企图恢复曾引起战争爆发的那种状态的一切建议。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安理会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第242(1967)号〕，从而开始了一个新阶段。这项决议并不是用来代替专门的协议而要求我们同意，它是作为各方可据以达成协议的一系列原则来要求我们共同遵循的。正如鲍尔大使在九月十一日回顾这一决议时所说的那样，该决议是作为“可据以建立和平……的某些原则的要点”而起草的。¹⁷ 这个决议并不意味着它能自动生效。正如卡拉登勋爵所说的那样，决议并不要求暂时停战或表面和解，这是表示拒绝采用那种只是作为假停战的继续的所谓解决办法。决议起草者说，“采取任何行动都必须符合实现持久和平的精神，撤军必须撤到安全边界”。¹⁸ “安全的公认边界”这一用语是在一份美国提出的草案中首次出现的。起草者指出，这意味着不同于过去的停战分界线。他说，安全的公认边界在中东还从未有过。因此，如今在建立和平的过程中，必须由各方达成协议把它确定下来。

92. 这就是雅林大使据以寻求并已得到以色列在他执行任务方面与他合作的那些谅解。不管我们对其他政府所提出的这些说法可能持什么观点，有一点在任何阶段都很清楚：建立持久和平以及首次就划定安全的彼此承认的边界达成协议，是两个中心问题。它们是取得任何进展的先决条件。建立和平的程序必须从这里开始。如果这两个问题解决了，安理会决议中提到的其他一切问题也就易于得到解决。企图改变停火部署，而不顾及建立公正和持久的和平，也不确立安全的公认边界，那是一种荒谬的做法，在国际上没有根据和先例。这种做法很快而且必然会导致战争在极不利于以色列的安全和生存的情况下重新爆发。

93. 我国同秘书长特别代表的接触是从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开始的。那个月底，即十二月二十七日，

¹⁷见安理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二年，第一四五一次会议。

¹⁸同上，第二十二年，第一三八一次会议。

我通过雅林大使向埃及外长递交了一份文件，提出了一项关于讨论建立公正和持久的和平的议程。在那份信件中，我表示愿意听取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意见，并建议我们两国政府派代表进行一次非正式会晤，以便探讨彼此的意图，为今后的接触提供保证和建立信任。我国还在信中表示，边界的确立是完全可以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不作答复，不加评论，不提反建议。确实，从那时起直到今天，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没有向我国送交过一份提及或专门评述以色列的任何信件的文件。

94. 为谋求进行建设性对话，我在一月七日通过雅林大使向约旦政府递交了一封信，部分内容如下：

“历史和地理情况在客观上为我们两国创建了一种共同的利害关系。这种关系比中东各国之间的任何其他关系都更使人们的利益密切地互相依存。建立密切的、互相信任的交往，看来对约旦和以色列的幸福都是必要的。

“约旦和以色列有争议的主要问题之间有着密切的相互联系。领土安全问题、经济问题和人道主义问题互相产生着直接的影响。此外，这种关系的政治和法律基础更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如果首先就建立持久和平的关系达成协议，两国之间有争议的一些具体问题就能有效地、体面地得到解决。”

95. 我接着列举了我们应该谋求达成协议的五个主要问题，其中包括边界的确立以及各项安全安排，我还特别指出这两个问题是完全可以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的。但是，这些建议却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96. 二月十二日，我用同样的方式，通过秘书长特别代表，向埃及和约旦两国政府作了如下通知：

“以色列已经并将继续在你执行任务方面同你合作。我国接受安理会在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决议中提出的这个要求，即促成就建立具有安全的公认边界的和平达成协议。

“一旦达成和平解决的协议，以色列将忠实地执行。

“正如我在一九六八年二月一日向你指出的那样，以色列准备就双方希望提出的包括在安理会决议中的全部问题进行谈判。关于我们对和平问题的观点以及对决议的解释，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我已在安理会加以阐述。

“下一步应该是把各方召集在一起。我指的是我在二月一日曾向你表示同意由秘书长特别代表把这两国政府召集在一起。”

97. 上述信件并未引起实质性的反应。二月十九日，我给了雅林先生另外一封信，请他转交开罗。鉴于秘书长代表按照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安理会决议赋予他的使命，正在努力促成协议，努力谋求一致同意的关于建立公正和持久的和平的解决办法，以色列在信中保证就此与他充分合作。

98. 这封信进一步指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是知道以色列愿意就安理会决议所包括的一切问题进行谈判的。信中提请注意这样的事实：决议是达成协议的基础，只有通过交换观点和建议，从而导致双方按照协议承担义务，它才能得到履行。信中接受了决议起草者的如下观点：建议包括在和平解决中的那些原则，是作为一个整体互相联系而又互相依存的。信中还建议向更具有实质性的阶段推进并为实现安理会要求的公正和持久的和平而着手进行有意义的谈判。

99. 今年三月初曾了解过我国对如下建议的反应，即召集以色列、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和约旦举行由雅林大使主持的会议，谋求一致接受的解决办法，以完成安理会决议赋予他的使命。我国接受了这一做法。后来获悉，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加以拒绝，约旦也不接受。

100. 五月一日，特科阿大使受权代表以色列在安理会表明，以色列接受旨在促成就建立公正和持久的和平达成协议的十一月二十二日决议。这位以色列代表受权重申：我国愿意就这项决议所包括的一切事项寻求同每个阿拉伯国家达成协议；我国接受雅林博士的建议，即召集以色列及其邻国举行由他主持的会议，以便完成他旨在实现一致接受的和平解决办法的使命。

101. 五月二十九日，经我国内阁讨论后，我在

议会发言，提出一项关于实现安理会决议的方法的建议，即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由各方签字并履行共同制定的条约义务。同以前的文件一样，这一建议也表明，我国认为边界的确立是一个应当进行谈判和达成协议的问题。

102. 六月十四日，我获悉这一建议已转交给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常驻代表，他注意到这项建议，但毫无反应。八月底，通过同样的方式，我向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外长提出了对于“公正和最终的和平”这一用语的含义的一系列意见和看法。在九月初进一步的信件交往中，我国的建议又有所发展。对这些详尽的建议，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在答复时拒不作直接和具体的评论，而是局限于泛泛地谈论安理会决议的内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在声称接受决议时，总是把决议背诵一番，但从未向我们详细说明它打算如何达成具体协议。与此同时，纳赛尔总统在六月二十三日的正式讲话中，以权威立场规定了埃及的政策。在那次讲话中，同在一九五七年三月一样，这位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总统表示他愿意为达成“政治解决”作出努力，条件是埃及政策的某些原则应该得到承认。他说：

“埃及政策的下列原则是不可变更的：(1)不同以色列谈判；(2)不同以色列媾和；(3)不承认以色列；(4)不能以牺牲巴勒斯坦领土和巴勒斯坦人民为代价来作交易。”

不谈判，不媾和，不承认，不作交易。

103. 在这些否定的、不可变更的原则下，怎能建立和平呢？怎能用这样的米来做饭呢？真叫人无法想象。

104. 我已经把我国提出的种种倡议和建议公之于大会。我请在座的诸位代表公断，他们这种全盘拒绝的态度是否有理，是否与达成建立和平的协议的真诚努力协调一致。

105. 在探讨不能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原因时，我们不能不看到，关于和平问题的讨论过多地纠缠于怎样措辞，而很少围绕着怎样解决有争议的问题。要结束一场难以处理的、错综复杂的冲突，只靠背诵条文，而不就构成冲突的种种事项达成明确协议，这在历史上还未曾有先例。如前所述，以色列已经接受安

理会关于建立公正和持久的和平的决议，并已宣布它随时准备就决议中提到的各项原则进行谈判以达成协议。我国主张，应该通过谈判，达成协议，共同签署并采用适当手段来履行决议。

106. 当有关方面接受解决问题的基础时，他们起码有责任阐明他们的接受是什么意思。反复发表相同的简短声明，其中的动机与解释又恰好矛盾，这就很危险地接近于搞国际性欺骗。所有各方必须心口如一，说话算数。问题的关键不仅是我们说些什么，而在于我们做些什么。建立和平大厦需要坚持不懈地采取行动，以便使各方的切身利益在大家都能接受条件下协调起来。念咒是念不出和平来的。一边发表宣言，一边又拒绝通过谈判达成有效协议，是不能使和平事业取得进展的。安理会决议没有被用作建立和平的手段的事屡见不鲜，它一直被用作阻挠实现和平的障碍和借口。

107. 在这些情况下，我国政府周密地考虑了我们现在应该采取的步骤。我们的结论如下：过去的失望不应导致现在的绝望，因为事关重大。尽管停火协议为防止大规模敌对行动提供了重要的安全保证，但并不表明和平已最终实现。当然，这些协议必须加以维持和尊重，直到建立和平。必须维护这些协议，不让它们遭到军事突击和凶恶侵袭的破坏。但是，我们不应满足于此。探求持久和平应该做到坚持始终，努力不懈，坚韧不拔，尤其是要真心诚意。我国政府认为，由于我们到此出席会议，情况和气氛都适合做一次新的尝试。就我们这一方面来说，我们打算在今后几周内作出新的努力，在雅林大使促成建立和平的协议这一工作方面同他合作。

108. 为了使保证和平能按照联合国宪章主要宗旨、安理会决议和国际法准则建立起来的那些原则取得实效，重要的是摆脱发表宣言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在表达方面的分歧是次要的，但无论如何还是合法的。我们所需要的不是舌战，而是和平的行动。

109. 现在，我来列举能够据以实现和平的九项原则：第一项，建立和平。停火后的形势，应该是在充分谈判后用协议形式表达出来的一种公正和持久的和平的形势。和平不仅仅就是不打仗，而是一种积极

的、经明确规定的关系。这种关系在政治上、实践上和法律上都具有深远的影响。我国建议和平解决应该用条约的形式体现出来。它应该规定出我们共处的明确条件，包括同意制定一张安全的公认边界的地图。和平的实质，是使双方都能接受并自觉地意识到这样一点：他们长达二十年之久的冲突该永远结束了。和平不仅仅就是所谓“非交战状态”。交战状态的消除，只是建立公正和持久的和平所需的几个条件之一。如果说，我们这个地区的各国原来就是和平相处的，只是暂时发生敌对行动，那么只要结束交战状态，恢复战前状态，恢复原有的和平就够了。然而，阿拉伯-以色列地区从未有过和平，没有什么正常的、或者合法的、或者既定的状态可以恢复。因此，和平大厦必须从基础上建立起来。各方必须肯定地阐明他们将来的关系应当如何，而不应只说不应当如何。安理会也曾要求建立和平，但不是要求作出象已在一九六七年遭到破坏的那种中间性的、不明确的和不完善的安排。

110. 第二项原则是关于安全的公认边界。根据和平的布局，停火线将被以色列和各邻国之间永久的安全的公认边界所代替；兵力部署将在实现最终和平的情况下，不折不扣地按照这一边界来进行。我国愿意根据持久和平的布局，谋求同每个阿拉伯国家就安全的公认边界达成协议。

111. 一个既无损于以色列的安全又无损于阿拉伯国家体面的解决边界问题的办法，是可能找到的。二十年过去了，该是中东各国结束缺乏准确性和持久性的临时“分界线”的时候了，而这种准确性和持久性，只有通过有关各国达成明确协议才能实现。联合国的大多数会员国已经认识到，唯一持久、合理的解决办法，只能是大家同意的符合我们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的解决方法。中东新的和平大厦，包括安全的公认边界，必须由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亲手来建立。

112. 第三项原则：安全协议。除确立一致同意的疆界外，我们还应讨论大家都能同意的其他安全安排，以避免出现一九六七年夏天使和平遭到破坏的那种不稳定的局面。建立和平的文件中还应该包括保证互不侵犯这一条。

113. 第四项原则是开放边界的原则。就建立具

有永久边界的和平达成协议时，这个地区、特别是以色列-约旦地段现有的自由往来，应该加以保持和发展。如果我们各国人民只是在战争和停火的状态下才有可能在和平接触和通商中混杂在一起，而在平时时期却反而被隔离开来，这是不合适的。我们应该仿效目前正在国家间共同体内如西欧某些地区内出现的开放边界的做法。我们的这个概念包括约旦可以自由使用以色列的地中海岸港口设备，也包括一些国家可以在它们具有宗教和历史联系的地方互相出入。

114. 第五项原则是关于通航。妨碍这个地区国际水道的通航一直是战争状态的标志，而且不止一次地是引起敌对行动的直接原因。为保障自由通航所作的安排，应该是无保留的、明确的、具体的，并且是建立在以色列同其他沿海国之间、实际上是一切沿海国之间权利和义务绝对平等这一基础之上的。

115. 第六项，难民。居民流离失所的问题是由战争引起的，可以用和平来解决。关于这个问题，我建议：

(1) 召开一次中东各国的会议，为难民提供救济的各国政府以及联合国专门机构也一起参加，目的是制定一项五年计划，根据持久和平的布局解决难民问题，并安排他们参加生产活动。这个会议可以在进行和平谈判前召开。

(2) 在达成和平解决的情况下，由缔约国联合建立负责难民的定居和安置的各个委员会，以便批准一致同意的计划，在地区和国际的援助下让难民在中东定居。

(3) 鉴于冬季即将来临，作为一项临时措施，我国政府决定加强和加速行动，扩大“家庭团聚”计划，并处理在一九六七年六月战斗中过河到东岸去的那些难民中的“困难户”。此外，凡已发出而尚未使用的返回许可证，可由与原领取者具有相同条件并符合相同标准的其他难民使用。

116. 第七项原则是关于耶路撒冷。以色列并不企图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圣地行使单方面的管辖权。我们愿意为每一方都确定一种地位，以实现圣地的国际普遍性。我们愿意同那些在传统上与圣地有关

的国家讨论适当的协议。我国的政策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圣地应该由那些崇敬圣地的国家负责。

117. 第八项原则是关于承认和确认主权、领土完整与民族生存权。这项原则是极其重要的，原来在宪章里就有，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安理会决议中也写上了。应该通过以色列与每个阿拉伯国家的政府分别签订互相承担义务的专门协议来实行这项原则。理所当然，阿拉伯国家政府还应撤回它们在签订国际条约时所作的以下保留：认为它们的签字不适用于它们同以色列的关系，或认为以色列本身就不存在。

118. 第九项，地区性合作。关于和平问题的讨论，应当包括探讨共同利用这一地区的某些资源和交通工具的途径，努力为建立中东主权国共同体奠定基础。关于这个问题，我曾在一九六七年九月欧洲委员会上的讲话中发表了一些想法。

119. 关于和平问题，就讲这些。在探讨和平条件的过程中，应当遵循正常的先例。历史上还从未有过这样的情况，即在一个国家顽固地拒绝同另一个国家谈判这样一个基础上，双方能够消除冲突或从战争状态转变为和平状态。在中东经历中，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史上，双方通过正式会晤以改变其相互关系的做法并不新鲜，它们以前就这样做过。纳赛尔总统的那个“不谈判”原则才是新鲜的和史无前例的。

120. 但是，我们同时还准备通过雅林大使，与任何一个愿意同以色列建立公正和持久和平的阿拉伯国家的政府，就某些实质性问题交换意见并澄清看法。可以先有一个预备阶段。

121. 我已经详细说明了我国在和平问题上的种种观点，其详细程度或许超过了通常的大会辩论。对九项原则的每一项，我们都已详细阐明了我们的观点和意见，也愿意就此与各邻国进行讨论，坦率地交换看法。在讨论中，我们当然应该考虑另一方提出的评论和建议。还没有哪一个阿拉伯国家的发言人同样详细地对我们谈论过关于建立和平的一些专门的、具体的问题。在我国建议的背后有着很多想法和计划，当我们与各邻国在思想上和感情上相互交流之时，这些想法和计划将会结出丰硕之果。

122. 请这个地区以外的友好国家政府对我在这

里概述的意见的精神和内容给予评价。我们也奉劝阿拉伯国家政府慎重考虑这些意见，并在正常和适当的范围内与我们一起探讨它们的详尽含义。

123. 我所概述的解决办法，涉及安理会决议中提到的全部问题。这些解决办法将有效地实现该决议的目的，开辟一个公正和持久和平的新纪元。

124. 我国立足于有争议的一些问题的不可分割性和相互依存性。企图把国际政策中任何一项原则孤立起来，或者把它放在首要地位，都将破坏整个国际政策的微妙平衡。这种做法是最为无效的。

125. 此外，任何一个单独的文件都不能把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相互义务包罗无遗，约束它们的还有联合国宪章，传统的国际法准则，积极的现实主义，以及人类的需要和潜在力量的影响。

126. 为了避免阿拉伯国家政府纯粹按照例行的作法而感情冲动，贸然拒绝我国的建议，我要提醒它们，悲剧不在于人们所遭受的苦难，而在于他们所错过的机会。一次又一次，这些政府今天刚刚拒绝某些建议，明天却又心向往之。一九四七年以前及以后迄今的整个时期都处于这种不幸的格局之中。人们在革新思想的鼓舞下，发挥谨慎、灵活的政治才干，通过谈判来建立和平，这是没有什么不现实的。实际上，其他一切途径才都是不现实的。而最不现实的，或许是那种由各大国协同一致地把解决办法强加于有关各方的想法了。过去的十五个月中，大国的立场，并不比有关方面本身的立场更加接近。要是仔细研究一下某些大国和沿海诸国所承担的义务在一九六七年五月是怎样被解释的，就不会过分相信这种公式了。此外，最重要的是中东已经不再是国际保护领地，而是一个主权国地区，只有这些主权国自己才有义务和责任决定它们共存的条件。当有关方面达成协议时，它们的协议自然就会得到国际上的承认和支持。

127. 我们要对阿拉伯国家说：“只有对你们和我们来说，中东才不是无切身关系的地方，也不是有战略利益或利害冲突的地方，而是我们大家珍爱的家园。我们的文化在这里诞生，我们的民族在这里形成，我们、你们和我们大家的子孙后代，今后还必须在这里一起生活，互相尊重，休戚与共。

128. 在这个关系紧张而又充满怨恨的时刻，谈论中东的和平规划，看来也许是心怀奢望。但是，在物理学中，有物质在高温下熔合这样一种现象。在政治经验中，危险的激化，也往往会使冻结的形势解冻。从长远来看，各国只有承认其共同利益所提出的要求，它们才能繁荣昌盛。创造性地从事于和平事业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129. 基亚尔坦松先生(冰岛)：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借此机会向你表示敬意，并对你当选担任本届大会主席的崇高职务表示我国代表团的祝贺。我国代表团怀着喜悦之感看到另一小国的代表担任了这一职务。你在联合国工作中众所周知的经验和其他发言人已生动描述的你出众的品德，必然为大会主席这一职务增添光彩。毫无疑问，你在履行职责中将为你本人和贵国带来新的荣誉。

130. 请再允许我代表冰岛代表团向第二十二届大会主席、罗马尼亚外长曼内斯库先生阁下表示感谢和赞赏，他以那样杰出的机智、才能和效率处理了他承担的那个微妙的而且往往是困难的工作。

131. 过去的一年是国际政治事态发展形成对比的一年，它既是充满希望的一年，又是遭受挫折的一年。在缔结防止扩散核武器条约方面，在北越与美国之间开始进行预备性和平谈判方面，都出现了有希望获得进展的迹象。然而，在解决威胁着中东和南部非洲的和平的激烈冲突方面，在消除由于自相残杀的内战而分裂的尼日利亚平民的悲剧性苦难方面，我们的组织却由于迄今无能为力而遭到了挫折，从而使上述希望蒙上了阴影。几年来，我们一直在注视着东西方之间有希望缓和紧张局势的种种迹象。但是，最近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占领却拨回了欧洲的政治时钟，并给这个国际政治组织留下了一道今后若干年内也无法治愈的伤痕。

132. 联合国也许不能系统地了解有关的各种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却直接地关系和影响着我们这个会议大厅里的工作，并使我们的组织面临一场严峻的考验。依照宪章，我们已经分别地和集体地把我们自己 and 这个组织献给了崇高的理想。我们决心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在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和自决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各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依照宪章第二条第四项：

“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侵害任何……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

133. 我们的组织一直勇敢地致力于实现宪章的宗旨和理想。无可否认，冲突和挫折多次未能避免，事实证明这个组织已不能控制一场冲突或使一场争论达到圆满的解决。然而，在大多数这种情况下，联合国一直面临着自发事件打乱各国政治家和政府的有计划行动的局面。旧日的仇恨、民族自尊心或经济上和种族上的差异，使各国政府和好心的政治家所无法控制的事件不断爆发。我们一方面要坚持不懈地努力防止对政治事件的连锁反应失去控制，另一方面我们还必须预料到，甚至在将来也还会遭受这样的挫折。

134. 我们承认，我们联合国组织在面临许多经济动乱和民族解放斗争所造成的种种爆炸性局面时，存在着缺点。同时，也必须允许我们对以下事件表示深切的关注，即一个大国为了要指令一个友好邻国应当建立什么样的政府并采取什么样的内外政策，在其盟国的协助下，毫无道理地侵占了那个国家。我指的当然是五个华沙条约成员国最近用武力戏剧性地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而这个国家的人民因献身于和平民主事业而举世闻名并受到尊重，它的政府和领导人则致力于走民主的社会主义道路——一种对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毫无威胁的和平治理方式。我国政府和冰岛人民很难理解，怎能把这一行动解释为与联合国宪章第一条和第二条中的原则是相符的。

135. 冰岛政府反对并谴责在国家关系中使用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无论何时何地使用这种武力或武力威胁，不管联合国是否能够防止使用武力或能否解决已爆发的冲突，我们认为这个组织都有责任对此表示它的深切关注。

136. 秘书长本人说，他认为捷克斯洛伐克迄今的事态发展，是对宪章表明的关于国际秩序和道德的概念的又一沉重打击，也使最近几个月表现出几分生气的东西方之间的缓和遭到了严重挫折。

137. 同时，有些人认为捷克斯洛伐克所发生的悲剧性事件是停止进行旨在缓和世界紧张局势的东西方之间令人鼓舞的对话的正当理由，我国政府不同意

这种看法。在我们为建立一个和平世界所作的共同努力下，无论遇到什么挫折，倒是我们应当为争取真正的缓和而加倍努力地工作。在这个事件上也应如此。

138. 秘书长在年度工作报告的引言中指出，在这个问题上，加强联合国组织在建立和平与维持和平方面的能力，将是积极而有益的行动〔见文件 A/7201/Add. 1, 第 195 段〕。

139. 裁军和军备管制，是使我们继续努力缓和紧张局势能够收到成效的另一个有关方面。作为走向真正裁军的第一步，成功地缔结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是一个重大的成就。尽管最近发生的事件使相互信任遭到了严重破坏，或许也正是由于这种破坏，现在最重要的是争取尽可能多的国家批准这一条约；而首先是各有关大国应该采取必要的步骤，履行他们从缔结条约时开始承担的义务，真心诚意地就有关停止核军备竞赛的有效措施以及全面彻底裁军条约的问题继续进行谈判。这会有助于重新建立相互信任的气氛，而这种气氛是我们大家都必须努力恢复的。

140. 在越南进行的毁灭性战争，是一场业已证明为联合国所无法制止的重大冲突。战斗和破坏在进行着，激烈程度至今尚未稍减，许多人丧失生命，一片悲惨恐怖景象。早些时候，大会就此问题所进行的多次讨论已经表明，世界大多数政府因这一冲突的日益激化而深感不安。尽管秘书长为把冲突拿到谈判桌上作出了高尚的、无私的、有时是费力不讨好的倡议和努力，但是，联合国依然无力扭转这种趋势，或导致谈判解决。然而，随着北越和美国在巴黎的预备性和平谈判的开始，出现了一些希望。虽然现在会谈拖延了好几个月而毫无实际成果，冰岛政府仍然诚挚地希望它们不久将实现停火，为通过谈判达成和平解决铺平道路。

141. 在解决一九六七年六月初的中东战争所遗留的严重问题方面没有取得什么进展，也看不出这个问题有可能轻而易举地早日得到解决。战争很快结束了，停火也在安理会的努力下得以实现。但是，在那以后的一年仍然是以紧张和挫折为特征，停火屡遭破坏，发生了一系列不同程度和不同规模的交战事件。安理会也因这些事件的发生而不得不几次举行会议。

142. 根据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安理会第 242(1967)号决议的规定，秘书长指派瑞典的冈纳·雅林大使为他的特别代表前往中东。自一九六七年十二月月以来，全世界一直用同情的目光追随着他的行程，祝愿他一切顺利，并为了一切有关国家的缘故，希望他能取得一定的成功。我们都一直注视着雅林大使小心翼翼而又坚定不移地踏上和平之路。然而，使我们感到沮丧的是，我们看到，在这一地区发生的每一次破坏停火的行动，每一次暴力事件，都成为投掷在雅林大使代表世界社会一直在走着的和平道路上的绊脚石。

143. 我国代表团完全赞同雅林大使的使命，并真诚地希望这一使命将继续下去，而他的无私的努力会获得成功——他能成功地把冲突双方引向谈判，而这个谈判又能引导它们走向最后和永久解决双方长期难以解决的争端的道路上去。

144. 尼日利亚国内的冲突已给这个国家的平民造成了可怕的灾难。我国为这一悲惨局面深感焦虑。最近冰岛外长同其他北欧国家外长联名致函联合国秘书长，首先基于人道主义的理由，鼓励他为减轻尼日利亚平民的苦难而继续努力，并就可能采取其他什么措施的问题向他征询意见。北欧各国外长已保证他们的政府继续参加由国际红十字会、联合国儿童基金以及其他人道主义和慈善的组织进行的援助工作以及由秘书长通过他的代表进行的援助工作。

145. 殖民主义在非洲南部的最后一个据点，继续藐视联合国的权威和意志。在一系列决议中，我们这个组织一直谋求对南非、南罗得西亚和葡萄牙政权施加压力，以便说服它们放弃它们的种族隔离政策和镇压它们领土上的非洲平民的政策。这些努力正变得越来越困难，因为出现了一种新的、令人有些不安的趋势，即南非政府、葡萄牙政府与南罗得西亚少数人政权在非洲南部达成了某种协约。大会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三日第 2189 (XXI) 号决议中，对这一问题给予了特别注意。这项决议所发出的警报并不是没有根据的。非洲南部的这几个统治集团之间的合作，确实在不断增强。南非和葡萄牙给予南罗得西亚的援助，使安理会对南罗得西亚施加的强制性制裁在很大的也许还是决定性的程度上遭到了失败。但是，我国政府

希望，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九日安理会第 253 (1968) 号决议所采取的这一全面的强制制裁将证明是有效的。冰岛已经宣布，它决心完全遵守这项决议的规定。它还一如既往，鲜明地、毫不含糊地反对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这一政策是对我们宪章基本原则的明目张胆的破坏。

146. 本届大会将考虑已连续拖延十八年的中国会员国资格这一重要问题。这是联合国面临的最困难的问题之一，这个问题已把会员国分成了两个对立阵营。这一问题至关重要，因为它触及我们宪章和这个组织的工作的某些基本原则。

147. 世界上最大和人口最多的国家成为联合国的会员国，这显然是值得想望的事。目前这个状态是违正常理的，而让这种状态继续下去就会有危险，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由于在这个组织之外而显得跟世界社会越来越隔绝，并在态度上越来越不合作。我国政府赞成联合国会员国的普遍性原则，因此反对那种根据某些会员国在其内部事务中奉行的引起争论的政策，把会员国从这个组织及其专门机构中开除出去的主张。同样地，根据这一前提，冰岛认为，类似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的国家，都应当成为联合国的会员国。但是，也正是根据同样的前提，我国代表团也一直反对那种以从这个组织中开除中华民国为代价而接纳大陆中国的主张。我们认为，这一问题的唯一公正合理的解决办法是两个国家都应成为这个组织的会员国。因此，我国政府深感失望的是：上届大会意大利和其他一些国家提出了一个决议草案，建议任命一个委员会来探讨和审查这一问题是否可能有新的解决办法，而这个决议草案竟遭到那么多国家的拒绝。

148. 基于我已在此概述的同一立场，本届大会期间，我国代表团将支持为这一问题谋求新的途径和新的解决办法所作的一切努力。但是，这个解决办法的基础必须是：在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我们组织的会员国的同时，一定要保证福摩萨居民的自决权，保证那个国家的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以及它今后在联合国的会员国地位。

149. 我已简短地、直接和间接地谈到了我们的组织今天面临的一些最严重的问题。整个情况并不是

一幅令人鼓舞的情景。因此，我感到有必要重申我国政府对联合国的忠诚和信赖。正如我们的秘书长在最近对报界发表的一次声明中恰如其分阐述的那样，人类至今还未能制定出行之有效的国际行为的各种准则。但是，人类应继续努力，再努力，去制定这些准则。毫无疑问，继续进行这种努力的最合适的机构，就是联合国。

150. 在政治方面，我们的各种努力距离成功似乎还很遥远，但在其他方面，联合国却已取得了可观的进展，特别是在经济、社会和人道主义这些问题方面。坦率地说，在与不发达现象作斗争这个极端重要的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仍然是不够的。今年在新德里召开的第二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所取得的很有限的成果，令人遗憾地证明了这一点。与此同时，联合国主管专门机构正致力于对不发达国家给予技术和物质援助的工作，尽管还没有充足的基金可用于这些非常重要的活动。一个令人鼓舞的因素是，一九六七年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国民总产值都有了较大的增长。

151. 我们必须继续努力完成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与饥饿作斗争。在世界的广大地区，食品生产赶不上人口的迅速增长。这种令人惊恐的趋势必须扭转。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必须继续这样做下去。

152. 我国是一个食品生产国和输出国，主要是鱼类产品，一种富于蛋白质的极有价值的食料。我国希望继续成为这种有很大营养价值的食品的重要供应者，从而在同营养不良和饥饿进行斗争中做出贡献。但是，必须明智地节用海洋资源，以确保产品发挥最大效用并避免这种资源的过度开发。这就需要增进国际合作。在第二十一届大会〔第一四三〇次会议〕和第二十二届大会〔第一五七九次会议〕的一般性辩论中，冰岛外长在发言中曾促请注意这一问题。根据第二十一届大会通过的一项决议所作的研究报告正提交给第二十三届大会。这是一个关于研究海洋资源和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些资源的各种可能的报告，并附有关于在勘查和利用这些资源方面增进国际合作的建议。冰岛政府满意地注意到，这一问题将在本届大会继续讨论。

153. 有关海洋资源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马耳

他代表在上届大会所提出的关于和平利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的资源的问题。曾组成一个由三十五个会员国参加的特设委员会对此进行初步研究，并向第二十三届大会提出报告。

154. 我国代表团认为，和平利用洋底及其资源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根据目前国际法的规定，不足以管理各国在这一新的、具有吸引力的环境中的活动。我们需要认真地制定新的原则并签订新的国际协定。我国为能参加特设委员会的初步工作而甚感荣幸。我国已尽力为这项工作作出微薄的贡献，并希望有机会参加关于这个项目的进一步审议。

155. 冰岛政府的观点是，大会及其各主管机构应当为认真制定新的和令人满意的国际法规和协定打下基础，以管理整个海洋环境，即管辖和利用海洋、海床及其底土的资源。我们预计这项工作一经完成，即有必要召开第三届联合国海洋法会议。该会议将有双重任务：首先，应认真制定并缔结一项国际公约，填补国际法在关于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海床及其底土方面的空白；其次，应着手修订一九五八年日内瓦海洋法公约，修订其中由于利用和开发海洋、海床的生物与矿物资源的技术迅速提高而过时和不适用的部分。

156. 冰岛代表团过去已在一些场合提请注意这个问题，即必须扩大国际合作和修订国际条例，以便明智地利用和开发海洋资源。我国外长在第二十一届大会〔第一四三〇次会议〕的发言中曾提出建议：为此目的，可在适当的时候召开一次新的海洋法会议。我国代表团保留在以后适当时刻再来谈这个问题并作出具体建议的权利。

157. 冰岛外长埃米尔·荣松先生去年在大会一般性辩论中结束他的发言时告诫我们，不要对我们的组织寄予过多的和过急的期望。他说，“过分乐观，是我们去取得新成就途中的一个拙劣的向导”〔见第一五七九次会议，第92段〕。与此同时，他强调说，我们相信我们今天面临的许多问题，只有通过我们在这个组织内的一致努力才能解决，而耐心和善意是最为重要的。为了我们争取建立和平的共同事业，为了给全人类创造一种更美好的符合人类尊严的生活所需的合作，我国代表团随时准备作出它力所能及的微薄贡献。

158. 贝尼特斯先生(厄瓜多尔)：由于我国外交部长意外地要晚几个小时到达，我才荣幸地在下午这个较晚的时刻来到这个讲坛，代表厄瓜多尔政府对你，主席先生，当选为本届大会主席表示欢迎和热烈祝贺。你的个人品德当然应得到我们的信任，但这种信任，也是对危地马拉人民的信任。这个民族从遥远的过去就在其金字塔的石块上留下了历史上一种最丰富的文化的证据。这个民族为了巩固其政治自由和经济独立，前不久战斗过，现在仍在战斗。这个民族并希望繁荣昌盛的未来获得与尊严的、富有献身精神的和勇敢的民族相称的命运。

159. 我还愿意代表我国政府、我国代表团和我本人，向前任主席曼内斯库先生表示我最崇高的赞赏，他在出色地担任这一职务期间，努力做到了谦恭有礼而又力求实效，思虑周全而又精力充沛，坚定不移而又能真诚地尊重所有代表，不问其职位高低，并始终是一个毫不动摇地忠诚于联合国宪章条文及其精神的榜样。

160. 这种毫不动摇的忠诚，应当视为既可鼓舞有幸主持大会辩论的人，又可鼓舞作为大会成员的每一位代表。在这个组织处于难以对事实作出客观评价的危机时刻，要保持这种毫不动摇的忠诚是不容易的。作为联合国大会主席，曼内斯库先生所表现的忠诚是特别值得称赞的。因为，在他的英明而沉着的领导下，我们得以避免了困难，而这些困难原来是有可能动摇人们对这个组织本身价值的信念的。

161. 认为上述困难已经克服是一种轻信的表现，而责备这个组织未能克服这些困难又过于轻率。政治上的困难，连绵不断的万恶的战争，以及对一些国家的独立和主权的侵犯，都是对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的明目张胆的否定。但是，我们却不应当由此得出如下结论：这个组织二十三年的历程，是一部莫大的和悲惨的失败史。

162. 这样说或许更现实一些，即我们正生活在介于两个历史时代之间的过渡时期，联合国却始终未能完全超脱一个充满着冲突因而象今天这样陷于动乱的世界。一方面，有人要求这个组织做超过它的规定权限所允许的事情。另一方面，却有人企图把它变成

一个强权政治的倒行逆施的工具。有些人敦促它对眼前的问题和形势提供解决办法，而这些问题和形势是需要放到历史的渐变的过程中加以考察的；其他一些人又批评它似乎走得太快了。

163. 在这个充满冲突的世界里，联合国要发展一直是不容易的。大家必须承认，给这个组织带来最大的荣誉和威望的事实之一是，它力求成为一个促进国际合作的有力的工具，并没有受二十三年前它的创始人的思想和理想的束缚而僵化。

164. 联合国创始人的巨大智慧在于他们没有试图把它变成一个超国家组织，也没有试图把大会变成一个世界议会。各国的议会是以选举的因素和人口统计的因素为基础的，这些因素使多数派和少数派在议会民主范围内相互制约；而联合国是以大小国家的主权平等为基础的，这些国家投票的分量不取决于人口的多少。

165. 联合国不同于国际联盟，国际联盟这个名称令人想起任何联盟所固有的力量和权益的平衡，而联合国曾努力并仍在努力成为实现人类伟大目标的国际社会的组织。创建联合国的意图就不是建立一个用以表示强权政治的国家联盟，而是建立一个各国人民即始终感人的宪章序言所指的联合国人民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的目标已规定在二十三年前于旧金山起草的那个文件的宗旨和原则之中。依照这一文件，联合国人民承担义务实行容忍和共存，并谋求和平解决争端。他们还承担义务建立一个国际社会的组织。

166. 因此，建立了这个组织的联合国宪章，同时也是国际社会的法定章程和一项多边条约，代表本国人民签署它的各国在其中规定了自愿承担的有约束力的义务，以实现作为这个组织基础的各项宗旨和原则。

167. 联合国所代表的国际社会必须建立在各国主权平等的基础上，不论其居民多少或领土面积大小。各国主权平等，从逻辑上来推论，意味着尊重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这就必然要执行这样一条原则，即各国互不干涉内政，各国人民有权按其意愿选择任何一种政治制度。

168. 干涉别国内政已经在拉丁美洲留下了痛苦

的痕迹。因此，我国代表团一直捍卫并将继续捍卫人民按照他们自己的原则生活的权利、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组织自己的权利以及按照他们自己的行动方针行事的权利，而不惧怕发生下述情况，即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以意识形态的危险、军事同盟、关于势力范围的有害理论或任何其他原由为借口，用坦克和大炮迫使一个民族屈从于任何一种主义，或统治一个民族，或建立一个意识形态上的保护国。

169. 为了同样的理由，任何人企图重新捡起关于势力范围的陈词滥调并以此作为一种政治或经济统治的手段，我国代表团均予以抵制。正是在这种虚伪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殖民主义和旧式的保护国体制，而今还有人正企图建立新式的意识形态上的保护国体制。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曾建立了若干委任统治地。其中之一的纳米比亚，还受着委任统治的影响。它的前管理国至今仍无视一切法律主张它对纳米比亚的委任统治权。作为一种统治手段的关于势力范围的有害理论包含着帝国主义的一些最可恨的表现形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谴责一切类型的太上权力，无论是意识形态上的或是经济上的，也无论是右的或左的，我们认为都是违背联合国宪章的，而且是对历史的背叛。

170. 既然联合国不是作为一个超国家组织建立起来的，联合国大会也不是作为一个世界议会，而是作为一个表达世界人民共同体的意愿的组织建立起来的。因此，大会显然首先是一个政治机构。作为一个政治机构，它已经担负起一种在历史上全新的职能，即反映世界公众舆论的职能。

171. 反映世界公众舆论的现象在联合国建立之前已处于萌芽状态。但是，为了建立瞬间即可到达的、全世界范围的情报联系以反映世界公众舆论，就需要发展电子学，普遍推广用于通讯的电磁波，以及使用喷气式飞机。由于人民发自内心的拥护而当选为我国总统的杰出的政治家和国际法教授贝拉斯科·伊瓦拉博士，最近在他的就职演说中承认，“新闻和通讯的速度正在使全世界人民成为一体”。他还说：“只有依靠国际良心的迅猛的、高度的觉醒才能有一天实现全面裁军，销毁大规模杀伤武器，并形成一种国际力量来惩处侵略者，保证各国人民真正的自决权，保证互不干涉内政。”

172. 虽然作为国际社会的联合国的基本职能是表达世界公众舆论，并因此赋予大会决议一种突出的政治性质，但是，这些决议并未因此失去已为著名法律学家的著作和联合国的实践所表明的法律性质。这些决议经常澄清法律。例如，第95(I)号决议确认了谴责战争的原则，这些原则是为纽伦堡法庭宪章所承认并已写进联合国宪章。或者说，这些决议可能成为国际法的渊源，并有助于国际法的日益发展。例如，它们确立并确认了强制法的规则。总之，这些比建议更进一步的大会决议，是联合国得以生气勃勃地发展的基础。

173. 关于这种发展过程的一个例子是规定并确认对大会本身权力的解释的决议。例如，安理会在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上负有主要的、但不是唯一的采取行动的责任，而在它不能履行联合国会员国委托给它的迅速采取有效行动的职责时，大会根据这些决议使用了留给它的权力。我们希望将来没有必要使用那些权力。为此，我们欢迎尊敬的墨西哥外长安东尼奥·卡里略·弗洛雷斯博士提出的建议，即那些在安理会中拥有否决特权的国家，应主动地限制使用它们的否决权〔第一六八一次会议，第11段〕。

174. 尽管联合国有过错误和挫折，它的历史也不全然是一部令人失望的历史。无可否认，一场最残酷的战争正在东南亚继续进行，炸弹正落在那里的人民的头上，他们的青年还从来没有过一天和平的日子。无可否认，在中欧我们看到了对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内政所进行的武装干涉，这个国家的人民曾试图使他们的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同个人自由协调一致。而宪章正是以这种个人自由来保证人类个性尊严的。无可否认，在同一地区我们也听到了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恐吓，这种恐吓是以对宪章的过时的解释为基础的，这种解释就等于赋予联合国以原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盟国的含义，而不是现在的国际社会的含义。无可否认，我们目睹人权在南非、纳米比亚和南罗得西亚遭到否定。然而，尽管有这些挫折，我们必须承认联合国在人类活动的许多领域中采取了创造性行动。

175. 殖民地国家和人民解放的过程，是表明大会决议的道义和法律权威的一个良好范例。根据我个

人的经历，我想起一九五三年我第一次出席大会的时候，会员国的数目还不到六十个，而且，那种认为宪章第十一章只具有纯属宣言的作用的看法还占有优势。那时我们在反对殖民主义斗争队伍中的少数几个人坚持宪章的统一和不可分割的原则，这个原则在今天是没有谁会否认的。殖民主义者在当时却坚持管理权是他们主权的一部分，并属于宪章第二条第二项的规定范围。当时我国政府也在今天掌握着我国命运的同一位杰出政治家的领导之下。在说明我国政府的意愿时，我曾坚持这个看法，即：那些非自治领土是一种不完全的国家，它们只具备作为国家所应有的三个要素中的两个(人民和领土)，但没有它们自己的政府，管理国必须允许它们有自己的政府。¹⁹根据这一论点，主权是属于人民的，而在那个条件得到实现之前，主权只是暂停行使而已。但是，决不能把管理国行使的管理权与主权本身混淆起来。今天再没有人在殖民地事务方面乞灵于国内管辖权(如果这样做，也没有人会加以理睬)。并且，联合国一百二十五个会员国之中，除两个国家外，没有任何一国怀疑大会第1514(XV)号决议具有强制性。

176. 大会所代表的国际公众舆论的力量已经取得缓慢而可靠的进展，这一点也表现在裁军方面。联合国是从一场战争中诞生的，为的是保护后代免受更多战争的灾难。那场战争因原子爆炸造成了大规模屠杀的恐怖。因此，联合国的第一项决议即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四日的第1(I)号决议，当然应建立一个委员会去处理由于原子能的发现——当时只限于核分裂——所引起的问题，而在同一年的第41(I)号决议中，当然也应呼吁对军备及武装部队实行均衡裁减和管制。然而必须记住，裁军问题——不仅仅是军备及武装部队的裁减和管制——一直到根据一九五二年一月十一日第502(VI)号决议建立了代替十二国临时委员会的裁军委员会，才被认为是一个整体问题。还必须记住，现在的十八国裁军委员会只是根据第1722(XVI)号决议才在一九六一年成立的。

177. 只有非常天真的人才能相信：有那么美好的一天，一项大会决议就能宣告普天之下的和平；用

¹⁹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八届会议，第四委员会，第三四四次会议，第25段。

实现“刀剑作犁铧，营房变学校”这种乌托邦式的想法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这个过程是漫长而艰难的。但是，已经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就，如：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日的南极条约，一九六三年八月五日的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四日的拉丁美洲特拉特洛尔科禁止核武器条约，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七日的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的外层空间活动原则的条约。最后还有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其不足之处，只要有耐心和诚意，是能够加以改进的。

178. 我们希望，作为表达世界公众舆论工具的联合国，下一步应该采取有效措施加紧努力做到：最后禁止化学和细菌武器；把一切裂变物质转用于和平用途以削减核潜力；裁减常规军备；把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公海下的海床、洋底及其底土专门限制用于和平目的，并利用其资源为人类造福，这是本届大会议程上最重要的项目之一。

179. 因此，我国代表团将支持不仅为了实行直接或间接裁军，也为了缓和妨碍和解的国际紧张局势而采取的任何措施。它还支持旨在使目前用于军备的资源改变用途而采取的一切措施，以使用这些资源来帮助正在努力谋求发展的人民。我国代表团感到当前需要研究的，不仅是大国之间疯狂的军备竞赛的问题，而且还有这样一个问题，即用大量过剩的常规武器或过时武器去武装发展中国家，从而违背这些国家的人民的民主意愿，造成局部战争的危险或挑起进攻。

180. 我国代表团认为，所谓一般性辩论不应当只是问题的一览表或议程项目的目录。这些项目是逐项分别进行辩论的。但是，我们觉得每个国家应该就其国际政策的指导原则发表一项声明。因此我将简单地提到一些我国政府关心的主要问题。

181. 我国政府关心的问题之一是，人口爆炸与可提供的食物、衣着和住宅之间的不平衡。确实，国际合作对这个问题正产生着相当大的影响。为增加农作物的产量并提高其质量所进行的研究和技术援助；对食物特别是蛋白质的新来源的发现；对植物和动物病害的控制；对利用地下水和灌溉方法的改进；这个

组织和以联合国体系的组成者著称的各机构所执行的住宅计划和其他计划——所有这一切，都是这种国际合作的明证。

182. 我国关心的另一个问题是，由于第二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未能取得任何积极进展而造成的挫折。穷国越来越穷，富国越来越富，这不是持久和平的坚实基础。这种现象造成许多威胁各国内部安全的社会冲突。此外，收入高的国家给予收入低的国家微薄的官方财政援助，以及有可能制定一项在一九七〇年生效的、有利于穷国的单方面优惠条约，是值得称赞的。但是，在大多数国家经济情况如此严重恶化的世界里，这却是不够的。

183. 在和平解决争端的政治方面，我们对冲突的危险，特别是近东冲突所造成的危险表示关切。在那里，最重要的是，以尊重该地区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为基础的和平，可以在秘书长特别代表的明智的领导下，通过谈判来实现。这个地区一直是宗教和伟大文化的发源地，也一直是危险的紧张局势的中心，这种紧张局势必须按照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原则和方式公正地加以解决。

184. 综上所述，我国代表团愿意重申：它对作为国际社会的联合国实现其基本宗旨是具有信心的。因此，为证明我国政府和人民对这个组织所寄予的信任，我宣布我国代表团随时准备谴责任何侵略并与其他会员国一起在联合国内给侵略下一个更明确的定义，为促成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提供办法，谴责对别国内政的任何干涉和对它们按自己的愿望选择任何政体的权利的任何侵犯，并谴责基于种族、性别或宗教的种种歧视。就这方面而言，在反对种族歧视斗争的一年里，我愿表示我对正在纳米比亚和罗得西亚发生的基于种族偏见的侵犯人权行径的谴责。我国代表团愿意协助具体制定指导共处的法规。在这一方面，国际法委员会正在进行着卓越的工作。我国代表团还愿促进经济合作，以改善社会福利。总之，我国代表团决心根据联合国宪章忠实地履行我们的职责。

185. 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确信，你将十分谨慎地和非常明智地主持本届大会的辩论。我愿再次表示，吴丹秘书长的真诚、献身精神以及他对自己的

具有历史意义的职责的清楚了解一直得到我国代表团的信任。我也愿意表示，我相信联合国的每个会员国，在这个组织处于各种敌对力量和各种冲突趋势的汇集点的困难时刻，都将履行它们的职责。

186. 这个组织所无法避免的这些矛盾和冲突之所以出现，也许是由于我们正处在介于两个历史时代的过渡时期，因而也处在一个受变化支配的世界里。仅仅在一代人的时期之内就已经发生了思想和生活态度的剧烈变化。在新技术的推动下，经济方面的生产方式一直在变化并已导致并不总是以正义为基础的社会结构上的变化。随着大都市的不断涌现和人口的高度集中，社会形式也发生了变化。在当今流行的世界观点方面出现了一种认识上的转变，原来认为世界是一个基于物质不可变性并可以透视的立体世界，而今则认为是一个基于物质可变性并无法透视的世界。甚至

对宗教的态度也有了改变。在所有这些方面，为了不失掉一切而放弃一些东西，这是完全必要的。

187. 在这个为技术巨大进步支配的、处于过渡时期的世界里，最迫切的问题或许是，技术所取得的种种成就和所产生出来的力量究竟应当用于破坏还是用于创造，用于奴役别人还是用于自由事业，用来为一些特权国家服务还是为国际社会服务，用来为国内一小撮寡头服务还是为被剥夺了一切的广大民众服务。

188. 联合国是这个处在过渡和冲突之中的世界的中心，它必须继续机敏而警惕地反映世界社会。历史将说明，我们是否尽到了我们的职责，我们是否把联合国变成了一个耗费巨大而又无用的、玻璃的巴别塔。

下午六时二十五分散会

第一六八七次会议

一九六八年十月九日星期三上午十时三十分纽约

主席：埃米略·阿雷纳莱斯先生
(危地马拉)

议程项目 9

一般性辩论(续)

1. 梅迪奇先生(意大利)：主席先生，首先，对你的当选，我衷心而深切地感到满意。特别是你代表着由共同的血统和文化这一坚实的纽带把我们紧紧地联结在一起的那一部分世界。这里，请允许我对你在主持我们辩论时所采取的典范的做法，表示高度的赞赏。

2. 借此机会，我要愉快地履行我的职责，向你著名的前任科尔内留·曼内斯库先生转达意大利代表团对他的谢意。他以高度的智慧指导了第二十二届联合国大会的工作。

3. 我还要向新近成为我们大家庭成员的斯威士兰表达我们的欢迎和最良好的祝愿。

4. 最后，我要表示我们以极大的兴趣倾听了在我以前在这个讲台上所做的发言。我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们为我们对当前各种问题的理解做出了显著的贡献，还因为，在这一严重时刻，他们能以高度的责任感去回答本届大会所面临的各种问题。

5. 在我们这个暂愿实施联合国宪章各项原则的论坛上，只有我们言行一致，才能成功地达到推进我们共同利益的目的。同时，我们既要心怀坦白，直言不讳，又要尽量避免那种尖刻的论战。我们必须继续推进约四分之一世纪前在旧金山开始的对话——这种在当代社会民主改革和技术革命影响国际政治而形成的新情况下产生的对话。同时，我们绝不应忘记，联合国的创建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恐怖的一种反作用，也是对世界人民深切热望和平的一个反应。本着这种精神，怀着这些记忆，我们一定要以自己的